

Step towards the public:
research on the reception theory of archives

走向公众

胡燕 著

档案接受理论研究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Step towards the public:
research on the reception theory of archives

走向公众

档案接受理论研究

胡燕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苏州大学「211」工程基金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公众：档案接受理论研究 / 胡燕著 . —北京：
群言出版社，2008. 9

ISBN 978 - 7 - 80080 - 925 - 5

I . 走… II . 胡… III . 档案学—研究 IV . G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1444 号

走向公众——档案接受理论研究

出版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闻立鼎 陈 佳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装帧设计 美信书籍设计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8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080 - 925 - 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档案接受理论是研究在一定的接受环境条件作用下，档案接受主体出自自身的需要，通过接受中介和自身已有的认知结构对档案接受客体进行反映、认识、理解以及行为选择与表现过程的理论，它以“接受理论”为认识基础，着重研究档案接受的主体性以及构成档案接受系统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从中体现的规律，目的是寻求一种认识档案接受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更为理性的通道。

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信息需求呈现全面增长趋势，档案部门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无论是丰富馆藏也好，改善服务系统也好，加大宣传力度也好，加快网络化建设也好，皆未从根本上解决档案信息借阅率低、吸收率低的问题，公众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仍然反映“冷漠”。为了从根本上探讨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必须突破原有的只是对“档案利用者”与“档案”之间进行简单的“需求关系”的研究的定势，用新的理论、新的视角重新考察档案与公众的关系，而档案接受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平台。

档案接受理论着意于对档案及一切档案认知成果的接受研究、接受者研究，它既不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档案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规律的描述上，也不是放在纯粹的档案业务工作的探

讨上，而是直接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对档案及一切档案认知成果的接受活动上，即放在了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的结合处，从而说明了档案及一切档案认知成果是如何被人们理解的，又是如何转化为人们的档案行为的这一长期被理论界忽视的问题。

档案接受理论认为，档案接受行为的发生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接受者作为一定历史背景下从事不同实践活动的社会人，他的心灵并非是空无所有的“白板”，他不是从虚无开始他对档案客体的理解和接受的，他的社会性、实践性、传统文化视野、理论—经验格局和社会心态等因素构成了他的主体性，成为了他接受活动的“前结构”，这种“前结构”决定着他对档案以及档案认知成果的理解程度及接受水平。按照档案接受理论的观点，在对待档案的问题上，外部影响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代替主体自身的主观努力，人们对档案客体的真正理解和接受总是发自内心而不可能由外界强加，档案意识及档案行为的变化是人们自己经验的重新改组，是人们经过自己的思考完成的，人本身的内在价值、潜能，个体内在的动机与冲突，是使其意识和行为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所以，要提高公众的档案意识，提高档案工作的社会化水平，就必须加强对档案接受者（公众）的研究，要全面考察接受者本身的种种制约因素，对于接受者是否具有接受能力、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包括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在接受活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等问题做出正确判断。

档案接受理论还认为，人们档案行为的发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接受主体与接受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认识论关系，又有实践关系，既有历史关系，又有现实关系，既有环境的作用，又有自身特性的影响，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就使得人们的档案行为的发生绝不是主客体之间简

单的“刺激→反映”这样的线性过程，而是各种因素多角度、全方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所以，人们的档案行为是否能够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发生，不是单独的哪一个部门或哪些个体所能为，它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除主观因素外，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人们档案意识及档案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只有在政治进步、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文化优良的社会环境中，档案工作才会有大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档案意识及档案水平才会有大的提高，档案接受效果才会有大的改善。所以，提高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档案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环境决定人，人也改造环境，档案工作的进步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又能反作用于环境，使环境得到改善。所以，我们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人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档案需求水平的提高不是一个等待的过程，而是一个努力创造档案需求环境、造就社会档案需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档案部门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这本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走向公众——档案接受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共分六部分：

导论部分。这一部分是在分析“接受理论”渊源、要义及其相近的其他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档案接受研究的立论基础与原则，提出了档案接受研究的角度及理论框架，并指出了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章：档案接受的本质与特点。这一章重点阐述了什么是档案接受、档案接受的本质与特点是什么、它可否与档案认识等范畴划界这些建立档案接受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都是从该科学领域中的元概

念研究开始的。对于档案接受及其本质的研究，关系到档案接受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关系到档案接受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是理解档案接受理论的基础。

第二章：档案接受活动的主导因素——档案接受主体。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档案接受主体既是档案接受活动的出发点，又是档案接受活动的归宿，对接受活动的意义十分重大。本章着重探讨了档案接受主体的含义；档案接受主体与档案认识主体、档案利用主体的关系；档案接受主体的接受“内因”等问题，重点回答了档案接受活动是接受主体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及生理活动过程，从而为认识档案接受主体与档案接受客体之间的关系打通了一条理性认识的通道。

第三章：档案接受活动的其他构成要素。档案接受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具有活动和功能的过程或系统，除了接受主体这一主导因素外，还包括接受客体、接受中介、接受环境等要素，这些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为一个整体，共同完成档案接受系统的整体功能。本章重点探讨了档案接受客体及其接受特性、档案接受中介及其类型、档案接受的环境因素及其对接受活动的影响等问题，揭示了上述要素在档案接受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为认识档案接受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基础。

第四章：档案接受机制。这部分内容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机制”的原意是机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在档案接受理论研究中引入“机制”概念，是用以说明引发档案接受活动发生规律性变化和决定档案接受活动状况的原因。研究档案接受机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考虑到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揭示档案接受活动的主体性，故作者选择了从档案接受活动的主

客体要素间双向建构、双向发展对档案接受活动的影响及其所形成的接受结果的角度对档案接受机制展开研究，并主要从选择机制、理解机制、内化机制、外化践行机制四个方面对档案接受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在档案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不是单纯被动的灌输对象，接受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被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融合接受主体向度的选择与建构的过程，是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同化”与“顺应”的过程。在这种“同化”与“顺应”中，接受既消除了接受主体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除了接受客体客观性的“片面性”，接受主体与接受客体在新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接受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第五章：档案接受效果与档案接受优化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档案接受是一种“实践”研究，是如何将档案认知成果转化为公众的档案行为的研究。档案接受理论应该注重向实践领域的延伸，注重研究成果向实践的转化。基于此点，本章在分析了当前我国档案接受效果不佳的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档案接受的实践性——档案接受的效果评价与档案接受的优化问题，提出了档案接受效果的评价方法及档案接受优化的方案与措施。

愿本书提出的理论设想和学术观点能对我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有所裨益。

胡 燕

2007 年 11 月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
一、接受——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新的切入点	1
二、接受——档案实践工作的呼唤	4
三、接受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6
(一) 接受理论的历史渊源	7
(二) 现代西方接受理论的现状	9
(三) 对接受理论的解读	15
四、档案接受研究的角度及内容框架	20
(一) 档案接受研究的角度	20
(二) 档案接受研究的内容框架	22
五、档案接受理论的研究方法	26
(一)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档案接受理论	26
(二) 系统科学方法与档案接受理论	27
(三) 主体论方法与档案接受理论	28
(四) 心理学方法与档案接受理论	30
六、档案接受研究的理论诉求与现实期待	33

(一) 档案接受研究的理论诉求	33
(二) 档案接受研究的现实期待	35
第一章 档案接受的本质与特点	37
一、档案接受的概念及其分析	37
(一) 对“接受”的一般理解	37
(二) 档案接受的概念	41
(三) 档案接受与相关事物的关系	45
二、档案接受的特性	48
(一) 档案接受的主体性	48
(二) 档案接受的社会性	49
(三) 档案接受的整体性	50
三、档案接受的类型	51
(一) 从不同接受中介的角度把握档案接受的 类型	51
(二) 从不同接受程度和结果的角度把握档案 接受的类型	54
(三) 从接受主体的能动性的角度把握档案接 受的类型	55
四、档案接受活动的产生与发展	57
(一) 档案接受活动的产生	57
(二) 档案接受活动的发展	60
第二章 档案接受活动的主导因素	
——档案接受主体	64
一、档案接受主体及其意义	64

(一) 对档案接受主体的基本认识	64
(二) 档案接受主体的意义	68
二、档案接受主体与相关事物的关系	70
(一) 档案接受主体与档案认识主体	70
(二) 档案接受主体与档案利用主体	70
三、档案接受主体的类型	71
(一) 从需求目的的角度划分档案接受主体的 类型	72
(二) 从年龄的角度划分档案接受主体的类型	74
(三) 从不同职业的角度划分档案接受主体的 类型	76
(四) 从行为模式的角度划分档案接受主体的 类型	77
四、档案接受主体的内在认知结构	
——档案接受的内因分析	79
(一) 档案接受主体的动力结构系统	80
(二) 档案接受主体的能力结构系统	85
(三) 档案接受主体的调控结构系统	93
五、建立科学合理的主体内在认知结构	97
第三章 档案接受活动的其他构成要素	99
一、档案接受客体	99
(一) 档案接受客体的定义及其分析	100
(二) 为什么档案客体能够被主体所接受	103
(三) 档案接受客体的功能	114

(四) 档案接受客体的构成	117
二、档案接受中介.....	123
(一) 档案接受中介及其功能	123
(二) 档案接受中介的类型分析	125
(三) 档案接受中介的特点	139
(四) 对档案接受中介工作方法的若干思考	141
三、档案接受环境.....	147
(一) 具有决定意义的档案接受环境	147
(二) 对档案接受环境因素的分析	152
第四章 档案接受机制.....	165
一、档案接受活动是怎样进行的.....	165
二、档案接受机制分析.....	168
(一) 档案接受的选择机制	168
(二) 档案接受的理解机制	173
(三) 档案接受的内化机制	180
(四) 档案接受的外化践行机制	184
第五章 档案接受效果与档案接受优化研究.....	188
一、档案接受效果及其评价.....	188
(一) 档案接受效果及特点	188
(二) 档案接受效果评价	192
二、档案接受优化研究.....	200
(一) 当前我国档案接受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200

(二) 档案接受优化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202
(三) 档案接受活动要素的优化	204
(四) 档案接受活动过程的优化	231
参考文献	237
后 记	245

导 论

研究档案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近年来，我国的档案学者分别就档案本质问题、档案价值问题、档案利用问题、档案法制问题、档案保护问题、档案职业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档案学概论》、《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档案价值论》、《档案与社会——信息时代档案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维系之道”的道之维系——档案法制论》、《档案害虫的化学防治》等学术专著和理论文章。那么，笔者为何选择“接受”这个角度来研究档案问题，档案接受研究的立论基础与原则是什么，这就是笔者在导论中将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一、接受——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新的切入点

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档案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目前出版的几个版本的《档案学概论》对档案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指出，档案学不是偶然的、片面的、经验的、知识的简单混合，而是人们在长期从事档案工作实践所获得的大量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思维方法，对档案现象及其本质

规律的理性认识，是具有独创性、逻辑构造性、超前性的科学体系；档案学也同样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档案学知识不仅来源于档案实践，是档案工作实践的精神产品，而且档案学理论又必须回到档案实践中去，应用于档案实践，接受档案实践的检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也决定着档案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档案学要研究档案工作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技术，即使是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大多是带有根本性的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① 陈永生教授在他所著的《档案学论衡》一书中也指出，档案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学科，档案学的理论性重点表现为：

(1) 档案学的解释功能。档案学能够解释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规律，回答诸如档案概念的定性叙述，档案种类的划分，档案价值的阐述，档案全宗的构成及其分类，档案工作领域中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国家档案事业结构，档案学的体系结构等一系列档案学理论与实践问题。

(2) 档案学的批判功能。档案学承担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论本身的批判的双重任务，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档案工作实践中的成功和失误之处，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自身的批判，可以揭示和解决档案学理论同档案工作实践的矛盾，揭示和解决档案学理论自身的内在矛盾。(3) 档案学的探索功能。档案学能够在已知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观点、获取新知识、得出新结论。(4) 档案学的预测功能。档案学能够预测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未来，指明其变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大致确定其未来的性状。^②

① 吴宝康：《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231页。

② 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6页。

以上分析表明，档案学不仅具有理论规定性，而且也具有实践规定性。档案学的实践规定性，使得档案学不仅以理论形态存在着，而且也以实践形态存在着，档案学是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相统一的二元存在物。现实中，无论是理论形态的档案学，还是实践形态的档案学，都不是孤立存在、截然分离的，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转化、制约和促进的关系。

那么，档案学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是怎样统一的呢？档案学理论是怎样转化为档案实践的呢？档案实践又是怎样反作用于档案学理论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的长期思考，使笔者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档案学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统一不是档案学理论研究者独立完成的，也不是档案学理论本身和档案实践本身独立完成的，事实上，在档案学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相统一的过程中内在地逻辑地包含着一个中介转化层次，这个中介转化层次就是档案的接受，即人们对于档案学理论层面的东西有一个选择、理解、内化和践行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的存在才使得档案学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统一与相互转化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存在着档案接受活动，才使得档案学理论不断地转化为档案的实践活动，档案实践活动也在不断地丰富着档案学理论。

由此可见，档案学理论本身涵盖着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相互转化的档案接受环节。因此，将档案接受环节从档案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显然是档案学自身存在的需要。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完整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档案理论研究；（2）档案实践研究；（3）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中介转化层次的研究，即档案接受研究。

从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现状看，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都已进入深入研究阶段，对于诸如档案的本质问题、来源原则与全宗

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档案立法与档案管理体制、档案价值与档案鉴定理论、电子文件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学研究方法等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相比之下，对于档案理论与实践的中介转化层次——档案接受问题的研究却是空白，是一个理论盲区。为了完整体现档案学的价值，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对档案接受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档案接受理论的研究，是档案学科建设的需要，是档案学研究的新的切入点。

二、接受——档案实践工作的呼唤

选择档案接受问题作为研究题目，大体经过近两年的酝酿时间。最初源于笔者对现实工作的思考。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工作曾经出现过两次利用高潮：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利用档案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另一次是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范围内的编史修志促成的利用高潮。这两次利用高潮可以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特定的目的而形成的特殊现象，因而这种档案利用高潮会随着目标的实现而退潮，^① 不能说明档案利用的一般状况。事实上也是如此，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信息需求呈现全面增长趋势，档案部门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无论是丰富馆藏也好、加快交流也好，加大宣传力度也好、加快网络化建设也好，皆未从根本上解决档案借阅率低、吸收率低的问题，公众对档案及档案工作仍然

^① 刘东斌：对数字档案馆的理性思考，《档案管理》，2003 年第 6 期。